

# 尤里西斯機器－回視湯皇珍我去旅行十五年

## 第二站 台北當代藝術館 開幕當日導覽文件

(原始文由分享者書寫 經過湯皇珍增修)

分享者一：傅鳳瑛

2014-2015 尤里西斯機器 - 回視湯皇珍"我去旅行"十五年

湯皇珍，1958年出生於台北，進入師大美術系前已經接觸劇場與電影，隨後赴法國巴黎第八大學造型藝術系，親炙當代藝術的理論與現況，行動藝術的共時性與互動的異質界面從此深深吸引著她。

1991年回國後，22年來，持續以“事件”計畫進行創作發表，複合著行動藝術中行為、表演、文本、詮釋等互滲元素，並跨接社會學、語言學等領域。是國內少有專事行動藝術的創作者。

”我去旅行”系列創作，則由1999年開始至今。選擇二十一世紀人類最頻繁的行為－“旅行“，作為寓言所指。15年，陸續完成：

「旅行Ⅰ/北京之行」(1999 北京、台灣)

「旅行Ⅱ/我去旅行了」(1999～2000 台北、台中、高雄、台東)

「旅行Ⅲ/千禧伊通逍遙遊」(2000 伊通公園)

「旅行四/Traveller.Bali」(2001台東)

「旅行Ⅴ/一張風景明信片〈韓國篇〉」(2003 安眠島)、

「旅行Ⅴ/一張風景明信片〈台灣篇〉」(2005 伊通公園與小客廳)、

「旅行Ⅴ/一張風景明信片〈法國篇〉」(2006 CAMAC)、

「旅行Ⅴ/一張風景明信片〈義大利篇〉」(2007 威尼斯雙年展)

「旅行Ⅵ/幸福之島」(2005 敦南誠品藝文空間)

「旅行Ⅶ/廣場旅人」(2006～2007 西班牙、台新元廳)

「旅行Ⅷ/智者在此垂釣」(2008～2009 高雄豆皮、洪建全覓空間、國美館)

「旅行Ⅸ/遠行的人」(2010 台北七處展場、宜蘭)

「旅行/墓誌銘」(2012～2013 台中、高雄、柏林)。

<尤里西斯機器>是湯皇珍對上述十五年“我去旅行“的再一場旅行。藉由影音符碼的特性以及表演的複性敘述時空，建構出湯皇珍在在所指“我去旅行“的真實情境－邀請觀眾重新思索語言、聲音、媒體、身體及空間所形成的多元表述、傳譯的感知層次。

觀眾不儘可以在當代館這些根據原初行動再次傳講的影音島群中尋覓自我“旅行”的路徑，更可以繼續追蹤泊停三處展館：新竹藝術八（第一站，2014五到七月）、當代館（第二站，2014 九到十月）、國北師美術館（2015，四到五月）不斷變化的創作語彙，了解“尤里西斯機器”的整體。

分享者二：黃玉華

湯皇珍，旅行VII/廣場旅人，發表的時間是2006～2007，發表的地點為西班牙與台新金控元廳。分為行動與行動紀錄裝置兩階段。

湯皇珍千里迢迢飛往西班牙的瓦倫西亞，化身在廣場的旅行人，一層一層的錄音裝置以及表演程序，為求過路的人幫她尋找回家之路。路人奇怪這個旅人不是要旅費，不是要食物，而是不知道如何回家？家是什麼？一個地址？一個空間？一個心靈的去處？

湯皇珍看著幫忙找路的過路人，踏上她安排的海綿小轉檯，掛上她備好的麥克風，展開一段段尋路的無名敘述。但，“他人哪裡知道我們將往何處回家呢？

帶著這些尋路的敘述與回答，回到家的藝術家觀察台新金控元廳的展出空間正俯視台北敦化仁愛圓還上方，於是一組組完全一致的三角形聽、看單元小亭，影、音分離，根據瓦倫西亞的所用六個廣場的位置建構起來，不僅有一廣場的咖啡座，還有令人迷路的鏡面，觀眾穿梭其中，唯一能確認的是旅人的請求：請你幫我尋找回家的路，請你幫我尋找回家的路....

火車站的路人回答：你或許可以越過直布羅陀海峽，南下繞過非洲大陸，前往連結印度洋之印度，再朝東南亞方向移動，那一艘37 B 號輪船接近兩座山夾住的一個狹窄入口，名 Formosa 的那座島逐漸在望—66號想必就是你家的門牌號碼；廣場上彈奏薩克斯風的藝術家在音樂中找到回家的路；一旁的流浪漢給出一把自家的鑰匙；更有人說，也許你應當傾聽自己心的聲音不必太擔憂，你一定會找得到家。

如今即將在當代館展出的“尤里西斯機器”又一次閱讀了旅行七，想回家的人，尋找回家之路的藝術家，那位經歷人神之戰的尤里西斯，以及進入“尤里西斯機器”的我們又如何審視我們的回家路徑？

分享者三：Patricia Pang

尤里西斯機器--旅行九

我有一位間接的朋友，她是位藝術家，一位蠻認真思考及創作的藝術家！

聽說這些年來她經常喊著“我去旅行了“也真的去“旅行“了，15年來，她旅行的方式和一般人不同：她不是參加團體旅遊，有導遊陪同觀光的那一種。她不僅採用“自行策劃“的自助旅行方式，而且不同尋常的是她走入作品中“旅行“，“旅行“的行為成為她藝術表達的事件！是啊！我不得不佩服我這位藝術家朋友，15年來她竟然創作了10件作品！甚至獲得藝術界的肯定！

最近我在尋找這位朋友，可是聽說她又遠行了，還邀請大家進入一個機器裡—她說古希臘英雄尤里西斯，這位英雄年紀輕輕因為“美女海倫被劫“事件而伐討特洛伊，圍城九年滅掉特洛伊，許多英雄戰死，尤里西斯幸好全身而退。但回航途中卻屢遭磨難，最後被丟往遺忘之島，本有機會成為永生不死的神，但他卻選擇寧願做一個必死的人，也要回家去！這跟咱們平劇”楊家將”故事中的〔四郎探母〕的遭遇頗有呼應之處，不同的文化背景的確影響對生命抉擇時的心態。

現在，我得說說我所以要找這位藝術家朋友的原因：就是因為她的“我去旅行“，讓我聯想到自己的生命旅程：離開成長的台灣到國外生活一恍也有三十年之久。我也在考慮落葉是否歸根？也許我可以藉着“尤里西斯機器“來整理自己曾經經歷過的生命路徑。

我返鄉要找我的藝術家朋友，然而她卻出發去尋找她的朋友。聽說她的朋友出發去找“藝術“了，從此下落不明！藝術家尋找藝術，那麼我這位藝術家朋友是不是好像在尋找著正在尋找藝術的自己呢？什麼是藝術？藝術家是什麼身份？對於自己從事那麼久的藝術再度提出質問與追尋，好像自己問著自己問題，會有答案嗎？此刻的我唯有祝福他們！願上天保佑〔遠行的人〕真被找到，心中的問題也能得到解惑！

分享者四：陳秋霞

我是陳秋霞.要介紹的是湯皇珍我去旅行八一智者在此垂釣.

此件作品為湯皇珍”我去旅行”系列第八件作品，首度進入“記憶“敘述的無際領域。

藝術家湯皇珍在語言飛航——自述“我去旅行“一文中提到旅行八的緣起：十歲前後，母親時常發生頭痛而服藥。小孩苦於這種狀況的持續卻不明所以，直到母親昏迷—腦部最細微的血管—蜘蛛網宣告破裂。由醫院救回的母親好像

無事地繼續照顧我們，直到我與她開始為“宣稱不翼而飛“的“失竊物“劇烈爭吵，她重複買了又買相同的東西，直到媽媽開始迷失於回家的途中.....早我一步進入異質時空的母親讓我惱怒哀傷也逼我回視：在親歷與記憶、思考與語言、陳述與傳譯、聽與視、說與寫的這些“旅行“一到底是如何的深淵？

旅行八分為表演，行動紀錄展兩部份：

作者在高雄豆皮文藝咖啡館的展場正中，築起長、高200公分、寬90公分，以木板隔起的表演密室；讓觀眾藉由視訊、音訊連接，或登高椅加入敘述，如此，演者展開其長達一小時三十分鐘的獨白（共九場演出）。

表演時，觀眾不能見演者，只見透過演者手持攝錄機所拍錄的視訊連結投放於密室木隔外牆。又透過音訊麥克風，演者串流經過腦中的記憶畫面，徒口（無稿）化為語言陳出。

言“垂釣“唯“智者“能識，顯示了演者、觀者皆需極盡心智，以“捕捉“稍縱即逝—“行旅“於表述間傳譯的所有意語。

演者“垂釣“時，專心捕捉流經記憶匣中那些閃現的交感與精心發動的語意連接，由愛河到威尼斯，由德州巴黎到駐村鄉間的死貓，由遠離逃避記憶的人到兒時相似空間所經歷的一場死亡，由紐約的高樓到長亭外的風動——雖似演者沒有發生具體的身體移動，而觀眾聆聽、觀看間亦是如演者一般，幾乎無法推測下一步的敘述線索。正是如此的“垂釣“，有機的，全面的感知張開！

行動表演後的紀錄展出，湯皇珍特意透過影音裝置，將由高處往下拍攝演出的錄像—演者被看，以及，同步時間湯皇珍透過手持攝錄機（一面說）觀視密室的錄像—演者在看；看與被看，透過錄像的裝置，成為奇特的可能。

分享者五：黃紫吟

### 「尤里西斯機器-回視湯皇珍"我去旅行"15年」導覽文稿

在電腦，在傳媒通路，在各種傳遞的機器發明前面，我們瀏覽全世界的影像、資訊，接、收、跑、跳。機器是讓人用其鍵器溝通，以光速飛行的符碼載具，機器的虛擬時間侵蝕了真實的時間。穿梭如此無極、無時不在的溝通通路，然而我們彼此更加溝通?更加理解嗎?

藝術家湯皇珍老是說：“我去旅行“是為了言語（說出話來）與表述（達到溝通）——這一人類不死慾望而動。

審視她由遙望（旅一）、環島（旅二）、遠航（旅五）、尋路（旅七）、返鄉（旅六）、終至潛往記憶底層（旅八）、錨向自我身分意識（旅九）與生命終

點（旅十）的回眸（尤里西斯機器）——她說：隨著老掉的十五年，是“我去旅行”的創作，也是藝術家真實生命的行程。

由此，我們觀眾或許可以由生命旅行的起程返航，以及意念與字句，表述與傳譯的起程與返航——兩個角度來對照呼應這一則由藝術家湯皇珍特別提取的敘述原型——西元前八百年前荷馬所記尤里西斯（奧德修斯）歷經二十年的返家之行。

一面，尤里西斯於迷航盡頭的天涯外仍掙扎要完成“回家”的不死慾望。那裡沒有征戰的英雄卻有堅持返航的遊子，人的意志與天的際遇擺盪對待浮沈與悟覺，終至返航也即將啓程。

一面，由一個表述漂流到另一個表述，老是在航向意義的途中一次又一次迷路，那裡沒有必然的語言架構卻有堅持溝通的不死慾望，人的心智與語言的覓徑擺盪對待浮沈與悟覺，終至出聲也即將失舌。

湯皇珍將“我去旅行”放進這個“尤里西斯機器”進行再一場旅行，仍持續著，對人生之行提出大哉問。也對於溝通的抵達——人類相互心智捕捉提出大哉問！

分享者六：李佩姍

當我們現代人用科技的方式去看待別人的旅行跟實際踏上旅程的人你知道差別在哪嗎？

就像電影『心靈捕手』Robin Williams 跟Matt Damon說得：『如果問你藝術，你可能會提出藝術書籍中的粗淺論點，米開朗基羅？你對他瞭解很多，他的政治抱負、所有的作品，對吧？但你不知道西斯汀教堂的氣味。你從沒真正站在那裡欣賞過那美麗的天花板。』

在湯皇珍老師的故事裡，我們看見了單獨一人在異鄉的孤單，還有更多的寂寞是對於自我認同的追尋以及外界質疑的聲音。其實，旅行就是人生的一個縮影。我們在旅途上與人相遇、相識、分離；就像生命裡無法分割的生離死別。

尤里西斯其實是老師心裡的自己；旅行找得是一趟回家的路，而這條路卻是走得千辛萬苦。

宙斯問尤里西斯：『你想要當人還是神？』他回答：『我想當人』 『人有一

死，而我們在死亡面前才能看清生命議題。』

人生或許在某個片刻寂寞，因為我們打從一出生，生命就是一趟旅程，有開始便有結束。不管是千辛萬苦還是輕輕鬆鬆，最終，我們都要回家。

人在有限的生命裡，才能理解如何把自己的力量放到最大，如何在自己的人生裡做個有用的人。和他人競爭不是目的，我們要爭取的是時間，就是現在，此時此刻。

分享者七：李佩妣

大家好，我是陳佩伶。我這次想跟諸位觀眾分享藝術家湯皇珍「我去旅行」系列作品中的「旅行五 / 一張風景明信片」，這次作品雖然不在當代館展出，但是我想從「旅行五」此件作品誕生的原因及藝術家如何藉由重組記憶中的一張老照片，談論在現今資訊科技蓬勃發展的機械時代，我們如何悟覺“現實“可能成為一種“被塑造“。

「旅行五」是為了重構在藝術家腦海中記憶深刻的一張台灣古老照片，照片—那個冬天海邊的早上，一群相遇的漂泊者帶著孩子與動物讓作者在在低迴；當藝術家隱匿了照片，代之以她對這張照片的記憶敘述，奇特又附著地轉譯了影像原件而成殘存印象的再敘述，將存在於個人記憶文化中之語言再翻譯給當地招募而來的表演者，他們按照藝術家的表述，用自身的身體經驗重新演繹為一種傳講來的姿態。新拍攝的照片與藝術家記憶中之老照片跨越了照片建構被以為的目的，藝術家以整個旅行五的過程，具現其對於二十一世紀浮沈在各種符碼所重構的理解與溝通。

人、景物、機械（相機）三者構成了一張照片形成的元素，二十一世紀是旅行爆炸的世代，拜相機的發明所賜，旅行所到各處都如此輕易地留下影像，特別是名勝古蹟或是名人推薦的景點必須“到此拍照“！彷彿一切只有照片存證才存在，或照片存證就存在！？

透過藝術家湯皇珍的「旅行五」，我們看見時空、影像、敘述、文本、演繹、事件、歷史，離去與接近——在很多時候，到此拍照，並沒有辦法“存證“我們的身體與感官—這些不只是存取於影像中的經驗與感知。

我們長途跋涉到另一地區旅行只為拍下旅遊書上或部落客推薦的景點，只是複製或重新再製他人的視覺經驗，這些僅限於影像的停留，似乎反而成為這二十一世紀旅行爆炸世代下看起來似乎自由卻備受箝制的行為表現啊！？